《鲁迅草木谱》：用另一种方式读懂大师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在很多人眼里，提起鲁迅先生，便会想到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他，为国家民族之崛起，毅然弃医从文，笔耕不辍，在荒野彷徨、向沉沉黑夜呐喊的孤独身影；或是想起精神矍铄、寸髯怒竖、目光如炬、穿着棉袍的他，“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飞沙走石，乐则大笑，悲则大叫，愤则大骂”的忧国忧民形象。

然而，“遒劲刚健、黑白分明”，这只是世人最为熟知的鲁迅战斗的一面。现实中的鲁迅，其实视野开阔、兴趣广泛，对自然科学许多领域都有独到见解，充满温润柔和、圆融生活情味。

在文学青年、医学青年之前，鲁迅接受过地质学科班教育，曾深入地下矿井，观察岩层结构，描绘过中国最早的矿产分布图；他也密切关注科学探险，心系北极遥远的冰雪世界和北极熊，又对参与中国西部戈壁沙漠探险的科学家团队心存敬意，期盼他们把探险经历和重大发现告知国人；他喜爱植物，和弟弟、年轻朋友等都曾有过外出采集植物枝叶、制作植物标本的经历……

他一生热爱大自然，尤其喜爱花花草草。这是鲁迅的天性。根据周建人回忆，鲁迅从小就喜欢种花养草，“他种的有映山红、石竹、盆竹、老勿大、万年青……草花每年收籽，用纸包成方包，写上名称，藏起来，明年再种，并且分类，定名称。”

从广为人知的文章《从百草园到“三味书屋”》也可窥知一二。这篇回忆童年妙趣生活的笔记式散文，是鲁迅中年时期所写。从11岁遇到百草园，到46岁时文章出炉，时隔35年，鲁迅对院中的动植物依旧如数家珍，开篇短短300多字，提到了6种植物、7种动物，丰富着年轻鲁迅的生命视野。

近年来，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从“博物学”的角度研究鲁迅。他们认为，这些不为人熟知、但又广泛存在的内容，其实蕴藏着鲁迅丰富的内心密码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散文集《鲁迅草木谱》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它以鲁迅生平时间线编排内容，叙说不同时期鲁迅与草木有关的文字和文化活动，深入挖掘了鲁迅在写作、思考的形象外，对植物学的兴趣，勾勒了生活中少为人知的鲁迅形象。

《鲁迅草木谱》作者薛林荣告诉记者，他写的是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，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，洞悉鲁迅的内心世界，力求发现一个有血肉、有温度、有人情味儿的鲁迅。

在他看来，“像鲁迅这样热爱大自然，对植物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，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甚至是唯一的。”

比如，鲁迅居必有树，无树不欢。

从日本回国时，鲁迅随身携带了一株“水野栀子”，栽种在绍兴老家的庭院中，后又赠给了他的表弟郦辛农。

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，鲁迅提倡种树，并带领学生采集标本，为当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做出了示范。鲁迅甚至打算编一部《西湖植物志》，可惜未成。这一阶段，鲁迅工笔抄录了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，不仅熟悉了草木性状，而且见识了岭南佚闻故事、风土人情。

薛林荣介绍，写书的过程日积月累，说“毕十年之功”毫不夸张。只要有鲁迅和草木相关的素材，都专门积攒起来，慢慢就有了一个框架和轮廓。这一过程非常耗神，但也很有乐趣。

这些出现在身边的花草树木，有的被鲁迅信手写进自己的文章里，未必有特别的含义，但因为关联着个人的情感记忆，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

他买下阜城门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房子，在“老虎尾巴”的后园种了丁香、碧桃、花椒、刺梅、榆梅、青杨，给友人写信，他会告知对方丁香“活了”，榆叶梅“还未发芽”。从北京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写信，特意说及“芍药已开过，将谢了”。在厦门给李小峰写信，也专门提到“住所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，开着秋葵似的黄花”。

有的则出现在鲁迅创作的小说里，使小说的“典型环境”十分丰满。

鲁迅初到北京时，住在绍兴会馆藤花馆西屋，后来又迁入西院的补树书屋。藤花馆有紫藤，补树书屋的院子里则有一棵高不可攀的槐树。在小说《伤逝》里，鲁迅提到了两者：热恋时，窗外半枯的槐树发出了新叶，“紫藤”开出了大团大团白色的花串，散出馥郁沁鼻的香气；恋爱失败，则绿叶凋尽，裸露出纠缠曲折的秃枝，映照着男主人公涓生和女主人公子君轰轰烈烈又极盛而衰的爱情。类似情况还有《药》中的杨柳、《风波》中的乌桕树、《铸剑》中的杉树林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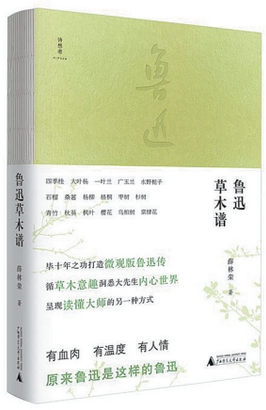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事情上，也能反映出鲁迅无处不在的博物学视野。鲁迅出版《朝花夕拾》时，采用了一幅写意高手陈师曾的作品。陈师曾当年也曾留学日本，学习的是“博物学”，本人极重视写生，所绘花鸟虽是淋漓豪放的大写意，但形态毕肖、形神兼备。连一纸小花小草的背后，都有着博物学的视野，可见鲁迅对于博物学的喜好。

阅读这些与鲁迅、与博物学、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字和记录，其实就是循草木意趣洞悉先生的内心世界，用另一种方式读懂大师。

专 访

《鲁迅草木谱》作者薛林荣：鲁迅居必有树，无树不欢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

中国环境报：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鲁迅与草木的关系的？

薛林荣：1997年秋天，我被分配到政协系统工作。政协系统的《人民政协报》，每周刊发《春秋》周刊，共4个版，其中第三版叫“朝花夕拾”，刊发的都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及研究文章。我当时写了一些，每篇3000字左右，发给编辑，没想到陆续发出来了，比如《内山书店始末》，谈内山书店的；《“乏走狗”论战始末》，谈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等。切口都很小，但是力求写透，材料充足时，也能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。这一归纳、分析、发现的过程很快乐。

与此同时，我对鲁迅的兴趣，也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开始系统地写文章，收藏鲁迅著作版本，探访鲁迅故居。

目前我差不多收藏有两架鲁迅各时期的著作版本，其中有5个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。我曾经在绍兴鲁迅故居前的那条街上，一口气买了3个鲁迅泥塑，甚至还在北京八道湾的瓦砾中，捡到过一片瓦当。这些图书、实物，为我的书房营造了一种和鲁迅有关的气场。鲁迅在国内居住生活过的地方，我已走遍了，为的是了解鲁迅创作与环境的关系，了解他的居住史、生活史。将来条件允许的话，还想去看看他在日本学习生活过的地方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是怎么发现鲁迅和草木有很深关系的？

薛林荣：第一，周氏四兄弟的名字和树木都有关系。

鲁迅原名周樟寿，号“豫山”。他的二弟周作人原名周櫆寿，三弟周建人原名周松寿，还有一个四弟周椿寿，6岁时早夭。他们四兄弟都是“寿”字辈，且都以木字边的字（樟、櫆、松、椿）命名。

后来，鲁迅7岁进私塾时，因绍兴话“豫山”和“雨伞”音近，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，于是改名豫才。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等古代经典著作都以“豫”指枕木，章指樟木，豫、樟合用，常喻为“栋梁之材”。

第二，我参观考察全国各地鲁迅故居，发现鲁迅特别爱种树。可以说居必有树、无树不欢。

在八道湾的居所，周氏兄弟种了一棵大叶杨。兄弟失和后，鲁迅搬到西三条胡同，依靠专业的园林店铺云松阁，动手打造园林式庭院。

在厦（夏）门，鲁迅持续观察着住所门前的黄花；在广州白云楼，他的书桌上放着一盆“水横枝”；在上海，鲁迅大陆新村的门外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，他就种了一株桃花。

第三，我发现鲁迅非常擅长使用植物营造作品意境。鲁迅给他的小说都设计了气质相配的树木，如《药》中的杨柳，《风波》中的乌桕树，《铸剑》中的杉树林等。

第四，鲁迅还是自觉的环保主义者，在教育部工作时，就推动将环保的理念写入了一些文件，要求国民遵守。

与此同时，鲁迅也是我国倡导环保理念的先行者。1930年，鲁迅为周作人的自然科学著作作小引的时候，就呼告“林木伐尽，水泽湮枯，将来的一滴水，将和血液等价”。

发现以上4点后，我觉得，鲁迅和树木有着很深的关系，于是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。

中国环境报：文章分为上下两卷，有何寓意？

薛林荣：上卷是以时间为经，以树木为纬，写鲁迅与草木的关系，相当于微观版鲁迅传。下卷主要是挖掘鲁迅创作中有关草木的内容。换言之，上卷是鲁迅生活中的草木，下卷是鲁迅创作中的草木。

中国环境报：在鲁迅所创作的小说中，树木是怎样的存在？

薛林荣：树木在鲁迅笔下，像一个环境的坐标一样。

比如，小说《怀旧》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，写革命前夜的情形，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，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，颇富于讽刺色彩。《怀旧》开篇是从一棵青桐写起的：“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，高可三十尺，每岁实如繁星”，虽然是小说家言，但关于青桐的描写，显然表露了鲁迅对儿时环境的怀念，写得很感人。“桐叶径大盈尺，受夏日微瘁，得夜气而苏，如人舒其掌”等描写，使人不由将其与百草园中高大的皂荚树联系在一起。

另外，《高老夫子》中的桑树，《铸剑》中的杉树林，都不是若有若无的闲笔，都对推动情节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中国环境报：如何看待鲁迅在作品中大量引用植物花草？

薛林荣：鲁迅对大自然的热爱，源自于他的天性，源自于对植物世界的好奇与探索。

但另一方面，植物花草也代表着鲁迅的内心世界。

鲁迅刚搬到北京西三条21号时，院子还是光秃秃的，所有的植物只是前院的一棵枣树和后院的一棵杏树。

乔迁近4个月之后的9月15日，鲁迅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诗《秋夜》。这是鲁迅在宫门口西三条新居的第一篇创作。

当时鲁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，此前又到西安参加了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讲演，这段时间除了校对《嵇康集》，创作方面并没有什么成绩。但从《秋夜》开始，鲁迅又找到了创作状态，成果迭出。

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鲁迅以这个奇特的句子为现代散文诗立下了一座高标，也为散文诗民族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风范，表达了自己与黑暗势力作韧性战斗的意志。《秋夜》后来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，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成为人人皆知的经典。

这两个有重复之嫌的短句，正是鲁迅沉重、无聊、寂寞心态的反映。在鲁迅眼里，同样的两棵枣树合不到一起，一株与另一株在视觉上是分离的，在形式上是对立的，这表现了周氏兄弟反目后，鲁迅的悲凉和无奈。

我们细细品味，鲁迅的描写非常具有镜头感，就像纪录片一样，拍了一棵，然后又去拍另一棵树。背后的语境隐含着作者孤独寂寥的情绪。所以叶圣陶说：“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是不寻常的说法，拗强而特异，足以引起人家的注意。”

遗憾的是，现在去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胡同鲁迅博物馆后院的鲁迅故居参观，见不到这两棵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甚高的枣树，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了。

中国环境报：研究鲁迅与草木的关系，对您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薛林荣：我的名字是薛林荣，3个字中有3个“木”两个“草”，巧的是，我也非常热爱花木和大自然。

我从小生在农村，喜欢自然生长的大树。我们村子有很多几百年的大树，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。我父亲生前在老家种了两棵槐树，现在每棵树都有一抱粗了，非常伟岸。我每次回老家先去看我父亲的坟，再去不远的地方看这两棵树，把它们当父亲的化身看待。

我很痛恨无故伐树的行为。当年我在县上工作，有一次，我联系的一个村砍伐了近10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柳树，理由是村里要安装太阳能，大树挡太阳，所以把树砍了，我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专门去现场追查这个事。

我读到描写树木的典故和诗词歌赋就激动，比如《世说新语》：“桓公北征，经金城，见前为琅琊时种柳，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‘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’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。”再比如北周庾信写的《枯树赋》：“昔年移柳，依依江南，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，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”

可能正是由于对树木怀有深厚感情，催发了我关注鲁迅与草木的关系。

文化快讯

山西作家记者走进沁源采风

本报记者王璟长治报道 8月28日至30日，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省内作家记者，开展“美丽中国·生态山西”走进沁源作家采风活动。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陆东，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驻会副主席罗向东担任采风团团长。

采风活动以“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，生态山西聚焦绿色沁源”为主题。活动中，张锐锋、黄风、徐大为、周宗奇等30位山西知名作家、记者，对山西长治沁源县的生态建设、环境治理、绿色发展等情况进行现场采访，亲身感受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。

采风团成员表示，将努力创作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文学作品，宣传山西的绿色发展实践，书写山西生态文明业绩，提升绿色发展宣传品位，体现美丽中国深度内涵，营造美丽山西文化效应。

据悉，沁源县被称作太岳山的一颗生态明珠。近年来，沁源确立了“绿色立县，建设美丽沁源”的发展战略，把生态保护与发展放在最突出的位置，2019年被命名为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”。

漫 画

▲《异变》。 梁俊琦 绘制

史林寻踪

古代环保法令趣谈

◆郭小川

“乾、坤、屯、蒙”，这是《周易》前四卦。

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。”这是《千字文》前四句。

一个是百经之首，一个是启蒙读物，但是都将天地放在了最前面，将自然放在了人类活动的前面。人类活动，仅仅是天地万物活动的微小部分。

中国古代，是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黄帝“时播百谷草木，淳化鸟兽虫蛾”仅仅是个传说，百谷也是后期儒者的美好歌颂，因为中国古代说“五谷”，也是比较晚期的事情了。

不过，中国先民智虑深远，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认识到“天人合一”，和自然和谐相处。

这其中，大家耳熟能详的，莫过于汤“网开三面”的故事了。商汤外出，见到有人在野外四面张网捕兽，并祝祷说：“从天下四面八方来的皆进我的网中。”汤说：“哎，这样就把鸟类全部打光了。”于是撤去它的三面，并祝祷说：“要想到左边去的，就去左边；要想到右边去的，就去右边；不要命的，就进我的网中来。”

这虽然不算做法令，但也是汤理政时期的一种理念，是对生态保护的一个例子。

要说环保法令，见于文献较早的，是《逸周书》（一说此书出于战国）中记载的“禹之禁，春三月，山林不登斤，以成草木之长；夏三月，川泽不入网罟，以成鱼鳖之长。”斤，是对斧、刀等的总称。早在4000多年前，古人已经认识到，如果一次过度开采、捕捉，则会令物种越来越少甚至灭绝，难以恢复。

1975年出土的《云梦秦简》，以实物证明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，就已有环保法令。学者将其中涉及农田耕作和山林保护的竹简称为《田律》。《田律》中的一些内容，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大致意思是：春天二月，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，不准堵塞水道，不到夏季，不准烧草作为肥料，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，或捉取幼兽、取鸟卵或雏鸟，不准毒杀鱼鳖，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，到7月才解除禁令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中国有实物证明的第一部环保法令。仅短短几句话，规定的期限从2月到7月，有半年时间之久，涉及到林木保护，水源保护，动植物的保护，内容很全面。

西汉时期，有一则诏令也很出名，是汉宣帝元康三年（公元前63年）夏6月下发的。诏曰：“前年夏，神爵集雍。今春，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……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，弹射飞鸟”。

神爵究竟是什么鸟，尚未有定论。但是汉宣帝立即启用了“神爵”的年号，可以想象这样的鸟，应该比五色鸟珍贵。五色鸟，现在还有，过万只飞翔，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盛景了。

经考证，西汉时期，弹弓打鸟的行为比较多，遇到过万只神爵云集，好事者一定不少，为了保护临时飞来的这些鸟，汉宣帝专门下令，可见古人对生态的重视程度，也可以看出西汉时期，法令的灵活性。这是古代因环境保护的需要，临时颁布法令的一个很好的明证。

说了那么多古代的例子，我们现在呢？

当然是越来越好。

当前，全社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。今年5月通过的《民法典》，也将生态保护、“绿色原则”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影响更加深远。

温故而知新，相信我们必将走出一条更好的生态文明之路。